

責任編輯：張旭堯

翠神

查小欣

人氣小生們在新年要萬分小心，事緣二〇一一雖然繼續「嫩模」雲集，落力炒作是非、自爆不和傳聞，不惜暴露肉相寫真，言行出位，無品出口傷人兼爆料，博到盡...

2012上位小生要小心

卻不及在香港全無知名度的內地艷星潘霜霜，繼指輕按一下，把她的和潘霜霜做背景的照片掛上微博，立即一夜成名，全港皆知她是林峯女友，立即起她的底，刊出她大量照片，令她的傳媒集也受到關注，她每次來香港，傳媒都會跟進報道，林峯在港開個唱，又會把她搬出來炒作一番，輕而易舉，跟林峯談...

琴客

彥火

鄭手的文章提到「金學研究」已自成一門，又指出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徐富昌，開設了「俠義文學」通識課，吸引了三百多名學生選修。

金學成熱門課

如今，「金學研究」不管在大學還是民間，已成了熱門課題。最早在大學開金學研究課的，是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他是最早把金庸文學成就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大抵於十年前已撰文指出，金庸新派武俠小說，是「五四」以來最精彩的文學現象。

「五四」以後，白話文存在着歐化、文白(文言文、白話)夾雜等拗口的毛病，此一弊端在金庸的作品中蕩然無存，漢字的純度幾乎是百分之百。所以，如果把金庸作品每一段的人物描寫或景物描繪的文字抽離出來，都是一則優美的散文，像堂堂流瀉的秋陽，玲瓏剔透。

天言

楊天命

正南：一白貪狼桃花星(放置一瓶清水，內加六個五角硬幣，可增人緣及愛情運) 西南：三碧祿存官非星(張掛揮春，又或紅色及粉紅色的擺設，可減弱口舌是非之纏擾)

龍年家居風水佈局

正西：當運八白財星(放置擺鐘、風扇或電燈等各種保持循環運動的物件，又可放置水種植物，可增正財運) 西北：七赤破軍星(放置一瓶清水、藍色的地氈或窗簾，可令小人遠離，並減低破財機會)

龍年

彥火

部分或全部被翻譯成爲當地的文字了。單是韓國，金庸作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全部翻譯成韓文。韓國的大學生，大都讀過金庸的作品。在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已陸續全部譯成日文。

剛接到老友潘立輝——法國友豐書店老闆的電話，他除了之前請王健育全譯了《鹿鼎記》外，還請了一位學者全譯了《神鵰俠侶》。在此之前，潘兄把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翻譯成法文，曾獲得法國教育部頒發獎狀。他之前曾表示，譯者王健育翻譯的《射鵰英雄傳》法文版，曾刪掉了百分之十。他已請王健育把被刪的部分補回去，重新包裝，以全譯本面貌重版。



「佔領哈佛」校園一景。 歐揚攝

從「佔領哈佛」說開

這些年，我一次又一次地來到美國，來到波士頓，來到哈佛。哈佛並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地名，它是一所私立大學，與美洲新大陸成爲一體。踏上它意味着我已穿越了375年的時間，但進入的，仍是沒有太大變化的空間。375年了，紅磚白牆的校舍竟然毫無變化，天還是那麼高，空氣仍是那麼清新，哈佛塑像還是默立在學校的軀體裡。只有校園小路上匆匆行走的學生換了一茬又一茬，就像地裡的莊稼，就像升起又落、落了又升起的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2011年底的12月，當我再次來到哈佛時，校園四周的多個大門都被關閉。在正對着著名哈佛塑像和大學樓的約翰遜校門，只見身穿着閃亮黃色上衣的警察站在寒風中把守門口，學生進入校園需要出示證件。遊客都被擋在了外面，他們惦着腳尖使勁往校園裡張望，期待知道自已大老遠的跑到這裡來參觀卻不得而入的理由。

這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擴大和延伸。自從9月17日數百名抗議群眾在紐約交易所外的自由廣場聚集，引發來自美國東岸到西岸的費城、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奧克蘭、波特蘭、達拉斯、新奧爾良等多個城市市民的響應，舉行了集會和遊行示威。「佔領者」不滿美國被百分之...

這股「佔領華爾街」的風竟然颯進了常春藤校園。11月初的時候，一批經濟科的學生抗議曾任前總統小布什經濟顧問曼昆(N. Gregory Mankiw)教授的講課，認爲正是他的經濟意識形態主張，造就社會不公和促成金融海嘯。之後，數百名哈佛學生和教職工舉着紅色的口號牌，提出了「讓哈佛代表99.9%學生的利益；公開哈佛的財務和投資；提高哈佛普通僱員的福利待遇」的三大目標。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學由美國非盈利機構經營，獲得了320億美元的捐助款。這筆資金數目之大，甚至超過了世界上半個國家的GDP。示威者希望清楚這筆資金投資的方向。

「佔領哈佛」給我帶來許多遐想。站在校園門口，兒子掏出了哈佛大學的學生證，然後把我介紹給警察說：「這是我母親」。警察友善地望望我，非常人性化地說：「請進。」原以為要和警察說情，準備好的話語原來全都不需要。

過去的哈佛像公園一樣，人們可以自由地來往、穿梭、停留、拍照。現在沒有了跟着導遊參觀的遊客，也沒有排着隊給哈佛塑像「擦鞋」的人群。只有學生三三兩兩，總覺得冷清了許多。「佔領者」在枯葉覆蓋的草地上搭起了十幾個帳篷，矮矮團團，錯落簇擁，五顏六色，像是海邊的夏令營。走到帳篷邊，找不到一個人，唯一一條「佔領哈佛」的橫幅在風中飄動。零下2度的酷寒冬天，很難想像有人能夠呆在帳篷裡面。

學生們們依然在做自己的事情。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這個美國重要公職人員的培訓基地和政府問題的研究機構，我看到學生們正在準備期末考試。小小的KSGForum(論壇)裡，到處都是坐在不同的位置上討論和交流的學生，校園那邊發生的事情似乎對他們沒有太大的影響。論壇雖然不大，所有的桌椅卻都可以移動。工作人員每天都要把凳子搬來搬去，不斷地變換各種活動的場地，建築設計者將有限的公共空間的功能簡直發揮到了極致。平時吃飯喝咖啡的地方，每天晚上照樣都有世界各國的政要和名人在這裡演講，吸引着來自各個學院和各個族裔的學生。

「佔領哈佛」運動的初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曾經來到論壇與母校學子分享人生經驗，宣傳香港的「一國兩制」，告訴大家香港這個城市既能回歸祖國，又依然保留着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制度。這位八十年代初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進修並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學長，感受到了學弟學妹們的熱情。他相信這些未來美國的公職領導人員，將要承擔起大量的政府研究課題，將會對美國社會發展和政府決策產生巨大的影響。

走進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學生們沉浸在靜靜的閱讀中，與外面世界的精彩形成巨大的反差。望着掛在牆壁上的一幅描繪最早將乙醚麻醉應用於外科手術的油畫，我了解到在對付疼痛這一惡魔時，人類走過太長的夜路。畫裡面的麻醉師、外科手術醫生、還有新聞記者等，個個都栩栩如生，它記錄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畢業於哈佛醫學院的一群年輕醫生，開創性地爲人類找到了止痛良方的歷史性一刻，全身麻醉自此出現。之後的歲月裡，這座美國排名第一的醫學院，創造了許多世界第一。創建了最早的腫瘤門診部，成功進行了世界第一例斷肢再植術，應用閉路電視系統進行了最早的遠程醫療實踐，研製出源於活細胞的最早的人造皮膚，率先將「雞尾酒療法」應用於愛滋病人的治療。

「佔領哈佛」的抗議，沒能中止在哈佛大學舉辦的一個又一個創業大賽。作爲真格基金常春藤盟校系活動終點站的哈佛，比賽按照原來計劃在科學中心進行。總獎金高達十萬美金，獲獎者共有十名。兒子歐揚與初賽中勝出的四十個參賽者進入決賽，獲得一萬美金的獎金。他將每一場的參賽，都當成一場淬煉、學習和長見識的過程，而經歷的每一個過程和環節都是一個不斷規範、不斷提升的經驗獲取歷程。

應該說哈佛的絕大多數學生沒有參與「佔領哈佛」的運動。少數「佔領者」發出的不同聲音，表明了一種多元的立場，成爲總統大選年爆發的舉世矚目「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部分。「佔領哈佛」的「佔領者」也許屬於未來美國的一部分，卻爲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達不滿。這種以和平、公開、合法的方式自由地表達任何一個人、或是一群人的政治或經濟、文化訴求；對於一個民主健康的社會的正常運轉彌足珍貴。

建校375年以來，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在世界各個角度的金融領域和公共政策領域都起過重要的作用。學生都有一種責任感，而且都清楚地知道在未來世界中自己即將扮演的角色。我想這波發跡於象牙塔內的抗議，正在讓政策制定者們感受到來自未來的抗議。

我相信用未經訓練的人，第一次面對鏡頭或對着麥克風的時候，會講不出話，或者思路變得不夠敏捷。所以如新新聞的教學中，都非常注重學生在課堂上直接面對老師和同學，各自發表對問題的看法，目的是以採訪對面談和麥克風時，能不俗場，可以侃侃而談。

森見登美彥的作品在日本「爆紅」，也不是甚麼怪事。他的後設談話體，於今天而言也當感(即即置於於他由處女作《太陽之塔》及廣爲人所傳頌的《四疊半神話大系》的原產時空〇三及〇四同樣亦然。嚴格而言，《四疊半神話大系》的動畫風格較小說版更出色，一方面作畫風格把奇幻色彩表達得更淋漓盡致，與此同時重複敘事的結構，透過影像來突出其迴響往復的滋味，來得更有力迫人，何況動畫版在若干細節上亦有強化修飾的地方，看得人頭栽進去便看不釋卷。

森見登美彥的作品在日本「爆紅」，也不是甚麼怪事。他的後設談話體，於今天而言也當感(即即置於於他由處女作《太陽之塔》及廣爲人所傳頌的《四疊半神話大系》的原產時空〇三及〇四同樣亦然。嚴格而言，《四疊半神話大系》的動畫風格較小說版更出色，一方面作畫風格把奇幻色彩表達得更淋漓盡致，與此同時重複敘事的結構，透過影像來突出其迴響往復的滋味，來得更有力迫人，何況動畫版在若干細節上亦有強化修飾的地方，看得人頭栽進去便看不釋卷。

森見登美彥的作品在日本「爆紅」，也不是甚麼怪事。他的後設談話體，於今天而言也當感(即即置於於他由處女作《太陽之塔》及廣爲人所傳頌的《四疊半神話大系》的原產時空〇三及〇四同樣亦然。嚴格而言，《四疊半神話大系》的動畫風格較小說版更出色，一方面作畫風格把奇幻色彩表達得更淋漓盡致，與此同時重複敘事的結構，透過影像來突出其迴響往復的滋味，來得更有力迫人，何況動畫版在若干細節上亦有強化修飾的地方，看得人頭栽進去便看不釋卷。



香港特首曾蔭權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發表演講。 網上圖片

近日赴廣州會見一年一度舉會的廣東校友，到有八十餘人。絕大部分是年逾七十的老，能自行到會。由此可見，現在的老人，並不是老態龍鍾，而是健壯多了。

高中國文，那時候我還在讀大學四年級，他離開後我才到任。聽到他的名字，是在看到最近香港出版的一本書中提到他，並說起他和培僑的關係，頗爲有趣。這一次見到這位九十五歲的老人，精神矍鑠，行動自如，不用陪同，十分欽佩。只是人數眾多，未及細問他的養生之道。許多早年的老校友，都是我教過的，也已是八十後(即八十多歲)了。過去活潑青春的少年少女，有的也已老態畢露，有一兩位變得不太認得出。由於人數眾多，不及一一寒暄，細說往事，錯過了。我當年擔任高中二年級的班主任，這一班就來了十個人，大多數都記得。有一位姓林的同學，過去是黑黑結實身子的小女孩，常常要和我「拗手瓜」。現在仍然是黑黑的，但已經是年近八十的老太婆了。聚會從上午十一時到下午二時，暢敘甚歡。大家都忘了吃東西，以至食物留存不少，只好叫大家「打包」拿回家。

我講話預告將於近期出版一本《人生感悟錄》的隨筆選，將會記敘這些「思親念舊」的章節。

百家廊 江揚

江揚